



说吧 莫言

莫言 著 海天出版社

北京秋天下午的我

散文随笔集

莫言

北京秋天下午的我

散文随笔集

莫言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秋天下午的我：散文随笔集 / 莫言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7

(说吧·莫言 下卷)

ISBN 978-7-80747-005-2

I. 北… II. 莫…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2837 号

丛书策划 旷昕

责任编辑 陈淮涛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 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410 千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0 册

总 定 价 98.00 元 (共 3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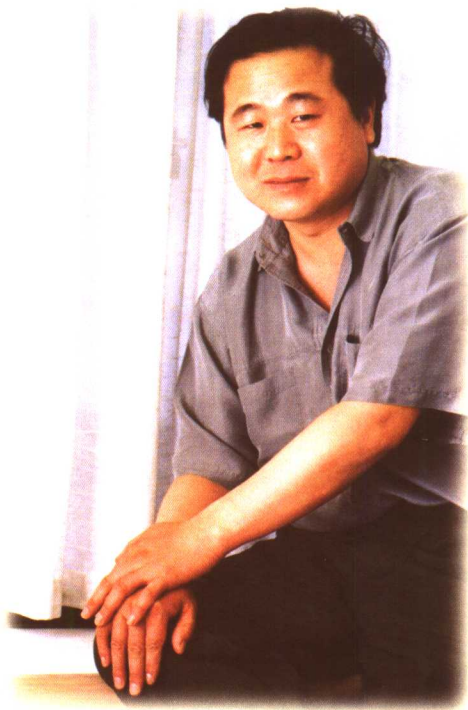
本册定价 34.00 元/册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961年在故乡与堂姐合影



1991年在新加坡

関西大学



2006年春在日本关西大学



2006年在日本大阪亲近婴儿



1999年在伊豆半岛川端康成
居住过之旅馆房间



2007年5月在西西里岛巴勒莫圣母教堂



2007年5月接受西西里岛大区议会主席赠书



2006年春在日本京都大学

目 录

故乡与往事

我和羊·····	2
也许是因为当过“财神爷”·····	7
美丽的自杀·····	15
酒后絮语·····	24
我与音乐·····	31
狗文三篇·····	35
讲话·····	47
漫长的文学梦·····	50
洗热水澡·····	54
会唱歌的墙·····	59
茂腔与戏迷·····	67
上官团长的马·····	70
童年读书·····	72
吃事三篇·····	77
草木虫鱼·····	93
我的中学时代·····	97
我的大学·····	101
马语·····	106
我的老师·····	109
故地重游·····	113
陪考一日·····	116
北京秋天下午的我·····	120
厨房里的看客·····	125



人物与游记

第一次去青岛·····	127
过去的年·····	129
从照相说起·····	134
卖白菜·····	140
看《卖花姑娘》·····	145
说说俺们山东人·····	150

说说福克纳老头·····	156
三岛由纪夫猜想·····	159
说老从·····	165
小女子大写意·····	169
郁达夫的遗骨·····	172
阿城·····	176
吉田富夫教授·····	180
画坛革命者·····	183
马蹄·····	186
俄罗斯散记·····	193
狗 鸟 马·····	204
你是一条鱼·····	211
北海道的人·····	215
与釜屋修先生伊豆半岛之行杂忆·····	219

随感集

关于木偶的随想·····	222
学习蒲松龄·····	224
望星空·····	226
杂谈读书·····	235

读书杂感·····	236
读鲁迅杂感·····	245
毛主席老那天·····	250
我与税·····	257
虚伪的教育·····	261
杂感十二篇·····	267
人一上网就变得厚颜无耻·····	287
读书的乐趣·····	292
在“全国盗版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295
上下五千年·····	298
国外演讲与名牌内裤·····	301
天堂里的房子·····	305
柏林观戏·····	308

序跋集

我的墓

——小说集《爆炸》自序 ····· 312

我痛恨所有的神灵

——张志忠著《莫言论》跋 ····· 316

《欢乐》前后

——洪范版《怀抱鲜花的女人》自序 321

梦境与杂种就是好文学

——洪范版小说集《梦境与杂种》自序 323

蟾宫折桂

——《刘步蟾画册》序言 ····· 326

都有一口洁白的牙

——《张璋散文集》序言 ····· 328

雪天里的蝴蝶

——台湾版小说集《红耳朵》自序 ··· 331



徐成东和法制题材文学

——《徐成东作品集》序言 334

独特的声音

——《我所热爱的十篇小说》序言 ... 337

自古英才出少年

——《十六岁遭遇边缘》序言 342

一部热爱男人的小说

——茅野裕城子小说《韩素音的月亮》序
..... 345

文学应该成为人民的共同爱好

——《琥珀集》序 347

“高密东北乡”的“圣经”

——日文版《丰乳肥臀》后记 349

豪迈的战歌

——《太阳花》读后感 355

鲜明的法律之美

——《刑场翻供》评点 357

写作就是回故乡

——《交错的彼岸》序言 360

潘阳在写诗

——《潘阳诗集》序言 363

笼中叙事的欢乐

——《笼中叙事》再版自序 366

作家的职业性悲剧

——《天堂蒜薹之歌》再版自序 368

轻轻地说

——《童庆炳大书》序言 370

猫头鹰的叫声

——浙江版《莫言散文集》序 371

我抵抗成熟

- 日文版中短篇小说集《幸福时光》后记
..... 373

写出自己心中的历史

- 《中国历代皇帝书系》序 376

这简直像个童话

- 《乞丐囤仔》序言 378

个人的隐秘

- 《小小职员》序言 381

大踏步撤退

- 《檀香刑》后记 384

既有历史性又有文学性

- 《凤城三贤》序 389

“飞蚊症”与旧小说

- 《旧作新编》自序 391

我与《收获》

- 《收获》版《莫言小说集》序言 393

东方的梦想

- 《诗意磨坊》序言 395

独特的文化趣味

- 谭金土随笔《那些》序言 398

语言的优美和故事的象征意义

- 英文版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序
..... 401

我的先驱

- 新版《旱魃》序 403

感谢那条秋田狗

- 日文版小说集《白狗秋千架》序 408

胡说“胡乱写作”

-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序言 ... 410



将进酒前必读书

——《酿酒品酒论酒》序言 413

好书必有读者缘

——《安徽作家散文丛书》序言 416

观察与感受

——《状物散文》序 418

金焰的外孙女

——《我的三外祖父金焰》序言 420

有关《五福》的通信

——代为序 422

诗化的散文

——《熊育群散文集》序 429

蝉声嘹唳

——《崔秀哲小说》序 431

诗意的村庄

——《温柔村庄》序言 433

心存真诚 得意忘形

——《李亚小说集》序 435

我写作的态度是真诚的

——《莫言短篇小说全集》前言 437

人性的张扬 英雄的礼赞

——《华夏龙魂》序 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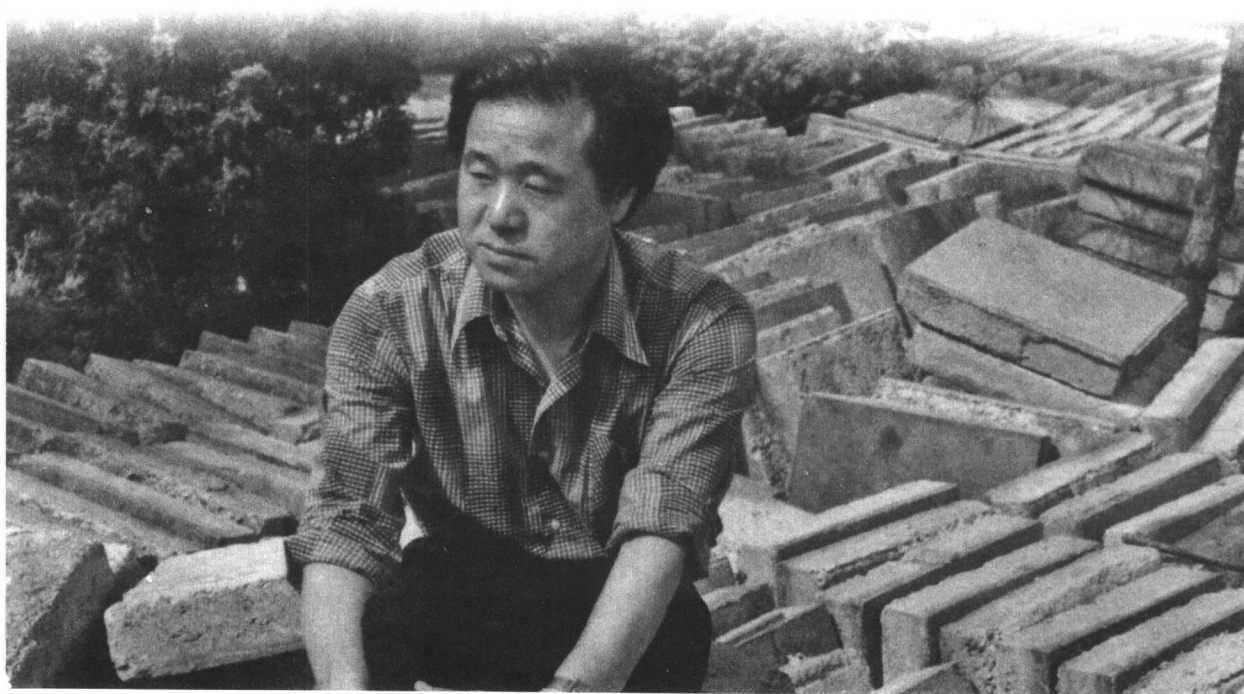
大画家李晓刚

——《李晓刚画集》序 440

人老了，书还年轻

——《红高粱家族》再版序言 442

故乡与往事





我和羊

羊的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绵羊。

二十年前，有两只绵羊是我亲密的朋友，它们的模样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候，我是什么模样已经无法考证了。因为在当时的农村，拍照片的事儿是很罕见的，六七岁的男孩，也少有照着镜子看自己模样的。据母亲说，我童年时丑极了，小脸抹得花猫绿狗，唇上挂着两条鼻涕，乡下人谓之“二龙吐须”。母亲还说我小时候饭量极大，好像饿死鬼托生的。去年春节我回去探家，母亲又说起往事。她说我本来是个好苗子，可惜正长身体时饿坏了坯子，结果成了现在这个弯弯曲曲的样子。说着，母亲就眼泪婆娑了。我不愿意看着母亲难过，就扭转话题，说起那两只绵羊。

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上午，家里忽然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我躲在门后，好奇地看着他，听他用生疏的外地口音和爷爷说话。他从怀里摸出了两个茅草饼给我吃。饼是甜的，吃到口里沙沙响。那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爷爷让我称那老头为二爷。后来我知道二爷是爷爷的拜把子兄弟，是在淮海战役时送军粮的路上结拜的，也算是患难之交。二爷问我：“小三，愿意放羊不？”我说：“愿意！”二爷说：“那好，等下个集我就给你把羊送来。”

二爷走了，我就天天盼集，还缠着爷爷用麻皮拧了一条鞭子。终于把集盼到了。二爷果然送来了两只小羊羔，是用草筐背来的。它们的颜色像雪一样，身上的毛打着卷儿。眼睛碧蓝，像透明的玻璃珠子。小鼻头粉嘟嘟

唧的。刚送来时，它们不停地叫唤，好像两个孤儿。听着它们的叫声我的鼻子很酸，眼泪不知不觉地就流了出来。二爷说，这两只小羊羔才生出来两个月，本来还在吃奶，但它们的妈不幸死了。不过好歹现在已是春天，嫩草儿已经长起来了，只要精心喂养，它们死不了。

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困难，货币贬值，市场上什么都贵，羊更贵。虽说爷爷和二爷是生死朋友，但还是拿出钱给他。二爷气得山羊胡子一撅一撅的，说：“大哥，你瞧不起我！这羊，是我送给小三要的。”爷爷说：“二弟，这不是羊钱，是大哥帮你几个路费。”二爷的老伴刚刚饿死，剩下他一个人无依无靠，折腾了家产，想到东北去投奔女儿。他哆嗦着接过钱，眼里含着泪说：“大哥，咱弟兄们就这么着了……”

小羊一雄一雌，读中学的大姐给它们起了名字，雄的叫“谢廖沙”，雌的叫“瓦丽娅”，那时候中苏友好，学校里开俄语课，大姐是她们班里的俄语课代表。

我们村坐落在三县交界处。出村东行二里，就是一片辽阔的大草甸子。春天一到，一望无际的绿草地上，开着繁多的花朵，好像一块大地毯。在这里，我和羊找到了乐园。它们忘掉了愁苦，吃饱了嫩草，就在草地上追逐跳跃。我也高兴地在草地上打滚。不时有在草地上结巢的云雀被我们惊起，箭一般射到天上去。

谢廖沙和瓦丽娅渐渐大了，并且很肥。我却还是那样矮，还是那样瘦。家里人都省饭给我吃，可我总感到吃不饱。每当我看到羊儿的嘴巴灵巧而敏捷地采吃嫩草时，总是油然而生羡慕之情。有时候，我也学着羊儿，啃一些草儿吃，但我毕竟不是羊，那些看起来鲜嫩的绿草，苦涩难以下咽。

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谢廖沙的头上露出了两点粉红色的东西，不觉万分惊异。急忙回家请教爷爷。爷爷说羊儿要长角了。我对谢廖沙的长角很反感，因为它一长角就变得很丑。

春去秋来，谢廖沙已经十分雄伟，四肢矫健有力，头上的角已很粗壮，盘旋着向两侧伸去。它已失去了俊美的少年形象，走起路来昂着头，一副骄傲自大的样子，很像公社里的脱产干部。我每每按着它的脑袋往下



按，想让它谦虚一点。这使它很不满，头一摆，就把我甩出去了。瓦丽娅也长大了。它很丰满，很斯文，像个大闺女。它也生了角，但很小。

我的两只羊在村子里有了名气。每当我在草地上放它们时，就有一些男孩子围上来，远远地观看谢廖沙头上的角。并且还打赌：谁要敢摸摸谢廖沙的角，大家就帮他剜一筐野菜。有个叫大壮的逞英雄，蹑手蹑脚地靠上去，还没等他动手，就被谢廖沙顶翻了。我当然不怕谢廖沙。只要我不按它的脑袋，它对我就很友好。我可以骑在它背上，让它驮着我走多远。

有好事者劝爷爷把羊卖了，说每只能卖三百元。听到这消息，我怕极了，也恨极了。天黑了，不回家，想和羊在草地上露宿。爷爷找到我们，说：“放心吧，孩子，我们不卖，你好不容易将它们放大，我们怎么舍得卖？”

在草地上放牧着的还有国营农场的一群羊。其中一只头羊，听说是从新疆那边弄来的。那家伙已经有六七岁了，个头比谢廖沙还要大一点。那家伙满身长毛脏成了黄褐色，两只青色的角像铁鞭一样在头上弯曲着。那家伙喜欢斜着眼睛看人，样子十分可怕。我对这群羊向来是避而远之。不想有一天，我的两只羊却违背了我的意愿，硬是主动地和那群羊靠拢了。那个牧羊人看上去有二十七八岁，穿着一身邋遢的蓝布学生装，鼻梁上架着“二饼”，一张小瘦脸白惨惨地，像盐碱地似的。这人很热情地对我说：“小孩，你这两只羊放得不错！”我骄傲地扬起头。他又说：“可惜品种不好，如果你这只母羊能用我们这只新疆种羊交配，生出的小羊保证好。”说着，他指了指那只丑陋的老公羊。我急忙想把我的羊赶走，但是已经晚了。那只老公羊看见了瓦丽娅，颠颠地凑了上来。它的肮脏的嘴巴在瓦丽娅身后嗅着，嗅一嗅就屏住鼻孔，龇牙咧嘴，向着天，做出一副很流氓的样子来。瓦丽娅夹着尾巴躲避它，但那家伙跟在后边穷追不舍。我挥起鞭子愤怒地抽打着它，但是它毫不在乎。这时，谢廖沙勇敢地冲上去了。老公羊是角斗的老手，它原地站住，用轻蔑的目光斜视着谢廖沙，活像一个老流氓。第一个回合，老公羊以虚避实，将谢廖沙闪倒在地。但谢廖沙并不畏缩。它迅速地跳起来，又英猛地冲上去。它的眼睛射出红光，鼻孔张大，咻咻地喷着气，好像一匹我想像中的狼。老公羊不敢轻敌，晃

动着铁角迎上来，一声巨响，四只角撞到一起，仿佛有火星子溅出来。接下来它们展开了恶斗，只听到乒乒啪啪地乱响，一大片草地被它们的蹄子践踏得一塌糊涂。最后，两只羊都势衰力竭，口里嚼着白沫，毛儿都汗湿了。战斗进入胶着状态，四只羊角交叉在一起。谢廖沙进三步，老公羊退三步；老公羊进三步，谢廖沙退三步。我急得放声大哭。大骂老公羊，老公羊不理睬。大骂牧羊人，牧羊人也不理睬。牧羊人根本就没听到我的叫骂，他低着头，只顾在一个夹板上画着什么。这个坏蛋。我冲上去，用鞭杆子戳着老公羊的屁股。牧羊人上来拉开我，说：“小兄弟，求求你，让我把这幅斗羊图画完吧……”我看到，他那夹板的一张白纸上，活生生地有谢廖沙和老公羊相持的画面，只是老公羊的后腿还没画好。我这才知道，世上的活物竟然可以搬到纸上。想不到这个窝窝囊囊的牧羊人竟然有这样大的本事。我对他不由得肃然起了敬意。

牧羊人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每天都在大草甸子里相会。他使我知道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我也让他知道了我们村子里的许多秘密。他把那幅斗羊图送给了我，并在上边署上了龙飞凤舞的名字。我如获至宝，双手捧回家，家里人都称奇。用一块熟地瓜我把斗羊图贴在了墙上。

姐姐星期天回来背口粮，看到了墙上的斗羊图，说画这画的是省里挺有名的画家，可惜被打成了右派。当天下午，我就介绍姐姐和牧羊人认识了。

后来，老公羊和谢廖沙又斗了几次，仍然不分胜负，莫名其妙地它们就和解了。

第二年，瓦丽娅生了两只小羊，毛儿细长，大尾巴拖到地面，果然不同寻常。这时，羊已经不值钱了。四只羊也值不了一百块，我知道爷爷有点后悔，但他嘴里没说。

弹指就是二十年，爷爷已经九十岁。我当兵也有了些年头。去年我回去探亲，爷爷说：“那张羊皮，已经被虫子咬烂了……你二爷，大概早就没了吧……”

爷说的那张羊皮，是谢廖沙的皮。当年，它与老公羊角斗之后，性格发生了变化，动不动就顶人。顶不到人时，它就顶墙，羊圈的墙上被它



諺吧真言

顶出了一个洞。有一次，爷爷去给它饮水，这家伙，竟然六亲不认，把爷爷的头顶破了。爷爷说：这东西，不能留了。有一天，趁着我不在家，爷爷就让四叔把它杀了。我回家看到，昔日威风凛凛的谢廖沙，已经变成了肉，在汤锅里翻滚。我们家族里的十几个孩子，围在锅边，等着吃它的肉。我的眼里流出了泪。母亲将一碗羊杂递给我时，我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但还是狼吞虎咽了下去。

瓦丽娅和它的两个孩子，也被爷爷赶到集上去卖了。

后来，姐姐跟着牧羊人走了。那张牧羊图是被姐姐揭走了呢，还是被母亲引了火，我已经记不清了。

(1981年5月)